

新 月

第 四 卷 第 七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新月月刊投稿簡則

- (一) 投寄稿件，或自撰，或翻譯，文體以白話爲宜。
- (二) 投寄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 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一併附寄。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及讀單履歷，以便通訊，或介紹於讀者。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 投寄稿件掲載與否，本刊恕不能一一函復，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重要稿件如未掲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寄還原稿。
- (六) 投寄稿件掲載後酌致薄讀如左：
 - (1) 現金每千字從二元至五元。
 - (2) 特別佳稿更當從優致酬。
- (七) 投稿掲載後酬報之類數，由本刊酌定致送。
- (八) 投寄稿件掲載後，經覺察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 寄來稿件本刊有酌量增刪全權。但投稿人不願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十) 稿件請逕寄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新月編輯部。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七期

二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集公超 潘光旦
胡適 羅隆基
梁實秋 邵洵美
余上沅

出版者

邵浩文

印刷者

時代印刷廠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中
新月書店
北平米市大街

價目

	全		
	年	半年	三
零售	每冊	每冊	每冊
國外加郵費	每冊	每冊	每冊
(長寄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二角五分	三角	一元六角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七期

新日書店

新書

現代交通 上

廖芸皋著

大洋五角

現代交通 下

廖芸皋著

大洋五角

現代邏輯

沈有乾著

大洋五角

國際金融爭霸論

愛吉分博士著
崔曉岑譯

五角五分

現代英國詩人

費鑑照著

六角五分

上海（短篇小說集）

李青崖著

四角五分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七期

目錄

選 詩

山中一個夏夜

林徽音

天是藍的

饒晨

難民

戚克家

塞上雜詩

陳夢家

橋(續四卷五期)

廢名

磨坊

徐轉蓬

豁蒙樓暮色

儲安平

灰暈

靳以

月

高植

拳門

William Hazlitt 著
石璞 譯

天邊外（續四卷四期）……………顧仲彝

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麼……………F. S. Marvin 著
楊季康譯

鄭振鐸先生來函……………

李辰冬先生來函……………

書報春秋

近代散文鈔……………中書君

歌德之認識……………李長之

海外出版界

家庭及其他……………李辰冬

歌德之生平及其作品……………孫波



山中一個夏夜

林徽音

山中有一個夏夜，深得

像沒有底一樣；

黑影，松林密密的；

週圍沒有點光亮。

對山閃着只一盞燈——兩盞

像夜的眼，夜的眼在看！

滿山的風全躡着脚

像是走路一樣；

躲過了各處的枝葉

各處的草，不響。

單是流水，不斷的在山谷上
石頭的心，石頭的口在唱。

均勻的一片靜，罩下

像張軟垂的幔帳。

疑問不見了，四角裏

模糊，是夢在窺探？

夜像在訴禱，無聲的在期望，
幽韻的虔誠在無聲裏佈漫。

天是藍的

沒有風，沒有雨，

也沒有烟霧。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天是藍的。

今天我是非常清醒，

曦
晨

沒有淚，也沒有歎息。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天是藍的。

湖水格外平，

樹葉子格外的綠。

藍的天空之下一切都靜而美。

這樣的日子可會得永久？

如不然，就把這日子作我的最後，

因為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天是藍的。

難民

臧克家

日頭墜到鳥巢裏，

黃昏還沒溶盡歸鴉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無歸宿的薄暮，

把這羣人度到這座古鎮上，

重大的影子扎根在大街兩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樣，

靜靜的，孤寂的，

支撐着一個大的淒涼，

染着征塵的古怪的服裝，

告訴了他們的來歷，

一張一張兜着陰影的臉皮，

說盡了他們的情況，

螺絲的炊烟牽動着一串親熱的眼光，

在這羣人心中抽出了一個不忍的想像：

『這時，太陽正征徊在古樹梢頭，

黃昏從無烟火的屋頂慢慢漲到無邊，

接着，陰森的淒涼吞了可憐的故鄉』。

鉄力的疲倦連人和想像一齊推入了朦朧，

但是更猛烈的飢餓立刻又把他們牽回了異鄉。

像一個天神從夢裏落到這羣人身旁，

一隻灰色的影子，手裏亮出一支長鎗，
一個小聲在他們耳中開出天大的聲響：
『年頭不對，不敢留生人在這鎮上』！
『唉！人到那裏，災荒到那裏』！
一陣歎息，黃昏更加了蒼茫，
一步一步這羣人走下了大街，走開了異鄉，
小孩子的哭聲亂了大人的心腸，
鉄門的聲響截斷了最後一人的脚步，
這時，黑夜爬過了古鎮的圍牆

癸酉元旦于古瑣野。

塞上雜詩

陳夢家

一、古北口道中

過一片平陽的懷柔，
過密雲，密雲似的山巒，
虎縱，龍飛，又像三峽間

詩

無數支湍流的奔竄。

白日 是渾渾的死黃，

大月下：萬重山的冷淡；

山澗，溪流，停住了嗚咽；

倒掛着絲帛一千丈。

有時候兩三株枯樹

叫來茅店中一聲鷄唱，

或是遠處，隔多少山谷，

飄起駱駝鈴的叮噹。

過一綫巉巖的山峯，

青石梁，紅石梁的嵯峨，

雄偉，陰險，你好似李白

與長吉的長歌短歌。

直下三千仞的懸崖，

過灤平，那平定的灤河，

短笛，山歌，催牛羊下山，

平林後有幾家炊火。

沉沉的薄暮，那羣山

又似昂首奔騰的瘦馬，

跨着山下那一條雲氣，

蹴開了滿天的黃沙。

三月十二夜，北京達園。

白屋吳生詩稿

前後二厚冊
實價二元三角

新月書店
特約代售書之一

本書著者吳碧柳先生係西蜀有名之詩人，于民國十八年間將其一生精彩之詩五百十首交成都印刷所沒有排印，分二厚冊，用中國紙精印，排，印及裝釘均甚精緻，極富詩意。吳先生現已逝世，愛好詩之讀者均宜購一部以留紀念。

新 月 書 店

新刊及重版詩集

新刊
雲遊

徐志摩著 大洋五角

再版
猛虎集

徐志摩著 大洋七角

志摩的詩

徐志摩著 大洋六角

版四
翡翠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大洋六角

再版
新月詩選

陳夢家編 大洋七角

夢家詩集

陳夢家著 大洋五角

版四
死水

聞一多著 五角五分

新刊
靈儀

曹葆華著 大洋四角

新刊
落日頌

曹葆華著 大洋四角

詩刊出至一卷四期每期三角五分

橋（續四卷五期）

廢名

窗

雞鳴寺爲天祿山十二伽藍之一，小林，琴子，細竹三人，住着雞鳴寺一株蠟梅的小院，梅樹倚牆甚高，現得這個院子十分靜默，古人說桃李無言，但這句話好像是來幫這株梅樹說話似的，人倒覺得桃李偏是最愛饒舌的神情。碧天之下，此梅確是見孤高，因其古老而格外沈著，記得有人以一言來描寫草與樹，前者依地求羣，後者仰空求獨，雞鳴寺之梅真個不知不覺的叫人望到枝上的穹蒼了。見過牠開花的人，與沒有見過牠開花的人，對於牠的依依之情又不同，當牠羣枝盡空，萬點黃金，所謂生香真色，就同看夜間的繁星一樣，星星是那樣的空靈，星星看得人的意思，繁華而多指點之妙了。琴子細竹初次遠遊，登上天祿山，雖然時節到了秋初，山水都還是夏景，無處不感到新鮮，小林簡直說細竹是一個「雀舌」，她看見什麼說什麼，一草一木，唧唧不休，及至雞鳴寺的「知客師」把他們安排在這個梅院裏，他們自己又各自收拾一番之後，倒不見得三日的旅途有什麼勞頓，細竹又首先跑到院子裏打量這梅樹了，她却完全是一個少女之靜，自己告訴自己一聲，「蠟梅，」言下是一年花開的空白，美女子之目便好似一具雕刻的生命，不能當作何曾看得彩色了。琴子這時正在明窗淨几

之下寫信，出外寫信給祖母，是她生平第一遭，很是一個天真的快樂，別的事便都無心去理會了，她一寫寫了好幾葉紙，忽然停筆向窗外一覷，看見細竹一個人在那里伴着一株樹做啞劇似的，描風捕影之勢，慢慢的又看見一隻花蝴蝶飛，細竹原來想捉那個蝴蝶，琴子乃把窗玻璃敲一下，驚動細竹回頭一看，於是姊妹二人隔着玻璃打一個照面了。各人又都先入為主，她還是注意她的蝴蝶，她還是埋頭閃她的筆穎，生命無所不在，即此一枝筆，纖手捏得最是多態，然而沒有第三者加入其間，一個微妙的光陰便同流水逝去無痕，造物隨在造化，不可解，是造化虛空了。這個梅院通到雞鳴寺的觀音堂，小林起初只看見有一扇門，不知有觀音堂，這門却給了他一個深的感覺，他乃過而探之，經一走廊，到觀音堂，細竹在前院梅樹底下玩，他則徘徊於觀音堂，認識佛像了，這里沒有的是聲音，但这里的沈默是一個聲音的宇宙，彷彿語言本來是說得這一個身手的出脫了。他一看看到佛前之案，案上有一木魚，立時明明白白的表現歡欣，他愛這個什物，微笑着熟視木魚，世間的響聲只在彈指之間了，他真是躊躇滿志，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若自傾聽。人的境界正好比這樣的一個不可言狀，一物是其著落，六合俱爲度量了。這個當兒一個和尚跨門檻而入，向小林施一禮，他是打掃觀音堂的，有客至他就討一點錢，小林一見，油然動一個哀情，他是一個老人，人世的饑寒披在僧衣之下，殊是可憐相了。小林實實在在的納悶，天下的事都是出乎意外的樣子，老和尚就在面前，什麼又都莫逆似的，看見他就認得他，他是這樣的。慢慢的他以爲老和尚的鬍

鬚最爲可憐，聯想到他兒時看見的一個戲子，年在六十以上，扮生脚的，那時鄉間的社戲，招來的戲班子都住在一個廟裏，一日小林去這廟裏玩，看見他。——「我認得他！他就是那個生脚！他怎麼沒有鬚子呢？」一個幼稚的心靈畫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悲哀，但當下他不知是說這位戲子扮戲時挂着鬚鬚而現在沒有呢，還是說舞台下這一位老人，自然，一看應該是一個老相，而因爲職業的關係他不留鬚格外現得他的頭童齒豁，好像自己捉弄自己的年老呢？總之台上這個戲子對於小孩沒有問題，這人的本來面相引起他的寂寞，他不會訴說滑稽了。此刻這個老僧又使得他把那個戲子浮現眼前，人生給他一個狼藉的印象了。於是他又獨自走回梅院，廟堂的清淨一時都不與他相干了。

他走進梅院，不看見琴子，客榻之上却見有細竹和衣而寐，而且真個的睡着了，原來她捉蝴蝶沒有捉住，自覺有點倦了，進到屋子裏來，自己就躺一會兒，一睡就睡着了。琴子做了主人，史家奶奶爲雞鳴寺辦的施禮，寫了奶奶一封信，她就到方丈那邊去送禮了。細竹之睡，對於小林——他簡直沒有把這個境界思索過，現在她這一個白晝的夢相，未免算是一個意外的現實了，古人詩有云，「花開疑驛客」，他頓時便似夢中看得花開，明白又莫過眼前了。他彷彿什麼都得了，而世間一個最大的虛空也正是人我之間的距離，咫尺畫堂，容納得一生的幻想，他在這裏頭立足，反而是漂泊無所，美女子夢裏光陰，格外的善眼天真，髮雲渲染，若含笑此身雖夢不知其夢也。實在的，這一個好時間，是什麼與她相干？忽然他凝